

◆ 流年碎影

◆ 生活流水

# 顾乐生与卞之琳的诗缘

许笑天

# 回家过年

李春林

以为然不以为然,诗歌只在意会中。

大声读来有真意,审美人人不相同。

顾乐生先生的《读诗之感(古风)》不仅表达了他对诗歌的独特理解,也促成了他与著名诗人卞之琳之间一段温暖而珍贵的缘分。这段缘分始于1984年——那一年,他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,而卞之琳先生成了他的继父。从此,他与这位享誉文坛的大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,每年探亲回北京,与老人相处的时光,都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1984年的春节,是顾乐生先生第一次见到卞之琳先生。彼时,卞之琳先生满头银发、清瘦睿智,却依旧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,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。见面之初,老人便对他说:“你当医生好,实用,学文无用。你看我一辈子就坐在这里写写画画了。”话语中带着几分自谦,也带着几分对生活的通透。

顾乐生先生心中不解,便问道:“您是当代大诗人,为什么不写了?”老人缓缓说道:“新中国成立后我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,尤其是莎士比亚诗歌的翻译和研究。时间不够用啊,我要把失去的十几年的时间补回来。”话语间,满是对时光的珍惜,满是对学术的执着与坚守。

说着,老人将自己刚出版的《英国诗选》送给了他,这份礼物承载着老人的心意,也承载着两代人之间的温情。此后,每次探亲,老人都会陆续送他自己译著的《哈姆雷特》《人与诗:忆旧说新》以及他的文集和译文集。这些书籍成了顾乐生先生文学路上的灯塔,照亮了他的写作之路,也让他对文学、对诗歌,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。在与继父卞之琳的相处中,他渐渐明白,文人是人,名人也是人,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,也有着自己的坚守与执着,也离不开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,离不开烟火人间的温暖与陪伴。

卞之琳先生是一位惜时如金、执着于学术的老人。即便到了晚年患上了帕金森病,手抖得厉害,连握笔都变得十分困难,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,依然每天坚持伏案写作,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学术岗位上,用自己的生命,诠释着对文学、对学术的热爱与坚守。这深深打动了顾乐生先生,也成为他日后投身文学创作、坚守写作初心的动力之一。他从卞老身上学到的,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方法,更是一种对生活、对事业、对理想的执着与坚守,一种淡泊名利、潜心耕耘的人生态度。

在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,卞之琳先生被称为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,也是连接不同创作流派的一座桥梁”。这份极高的评价,源于他在现代派诗歌领域的杰出成就,源于他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巨大贡献,而这一切,都要从他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断章》说起。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  
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  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  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,一经发表,便在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争



晨光 子楚摄

议,当时的朱自清、叶圣陶、李健吾、朱光潜等著名学者都纷纷卷入这场争议之中,对这首诗的内涵、意境、表现手法,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
这场争议的背后,是现代派诗歌的独特特点——多义性、跳跃性、朦胧性和口语化。这首诗篇幅短小,语言质朴,却意境深远,引人深思,不同的人,有着不同的解读,不同的心境,有着不同的感悟,这便是现代派诗歌的魅力所在,也是卞之琳先生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。顾乐生先生曾就这首诗专门请教过卞之琳先生,老人微笑着说道:“我主要写事物的相对性。”顿了一下,他又补充道:“但我的一些诗并非讲哲理,而是表现一种心情或心境。”

这句话道尽了卞之琳先生诗歌创作的真谛,也让顾乐生先生对诗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。

正如卞之琳先生常对他说的:“我以为纯粹的诗只许‘意会’,但可以‘言传’的诗则近于散文了。”

因为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意境往往是复杂的、朦胧的,而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和模糊性,无论如何精准的表达,都无法将诗人心中的情感与意境完整无缺地传递给读者。真正的好诗,无需过多的解释,无需刻意的解读,只需静下心来,用心去体会,用心去感悟,便能在字里行间,读懂诗人的心情与心境,读懂诗歌背后的深意与温情。

卞之琳先生虽然一生潜心于学术与创作,却始终心系年轻一代的诗人,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厚望。他曾对顾乐生先生说:“他们有些作品我看不懂。不过,我希望年轻人日后比我们老一代强,同时也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丢掉中国文学的传统。”

这句话满是对年轻一代的期许与关爱,也揭示了文学发展的真谛——文学的发展需要创新,需要突破,需要年轻一代的诗人勇于探索、勇于尝试,写出属于自己的风格,不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;但同时,也不能忘记根基,不能丢掉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,要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传承,让中国文学的文脉,得以绵延不绝。

回家过年,微寒的风中,烟火开始奔向明净的天空,细雨洗净了一年浮躁的铅华,那些可以丢弃的城市霓虹正在轻轻隐入街头巷尾的尘烟。是的,我与荒芜的土地一样,按照季节的节奏,收到了来自远古的春节信息。这时候,洋洋洒洒的雪花也停下了飞舞的诗意,因为春风知道,生命的眺望与所有的守候必然如期而至,所有的期盼与一年的回眸必然随风回归。车窗后渐渐离去的山影,风中摇曳的雨丝,拨动了经年寂寞的经语,不禁感叹,好宁静的初春景色啊,好动人心弦的腊月微风啊,在爆竹声中,好像要把外面的枯萎还原为石菖蒲一样轻柔的浪漫。

回家过年,是每一个人藏在骨子里的执念,也是村庄给予每一个生命最初的记忆。灯影悠悠,云烟缭绕,用内心深处那些沉寂的感应打开故乡那枚沉寂的月影,我们才知道生命最初的价值和意义,并不只是远离或生活原本的自我救赎。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,那扇破旧贫瘠的窗户和即将枯萎的牵牛花,以及遗落在残垣断壁之中的陈旧果实,才是古老文明的真正密码,才是今生今世苦苦追寻的昨夜星辰,是啊,正是这些不断易碎的琉璃之梦,成就了我们心中那缕希望的星光。每当夜色来临,只有与父母依偎在一起的守候,才能读懂星辰大海的远方,哪怕只有那么一丝丝向往,生命的延续就不会陷入荒谬的虚无。

银杏树和树下的那口古井,也是绕不开的纠结。每一次回家,都会驻足良久,古井已经干涸,银杏树也失去了向天空挺进的活力,然而,紧贴古井井壁的苔藓和融入低处的落叶,仍然诉说着生命的眺望,银杏树粗糙裂开的树干和树下盘根错节的树根,仍然让人心生彷徨,那种迢迢而至的寂寥触及这个村庄曾经的茂盛生长。每一个村庄,都有自己的标志,比如一棵树或一座山峰,甚至是一处贫瘠之地上飘窗而出的一朵花,山水之间,彰显着祖先的生命哲学秩序,遇见或邂逅成就了山山水水的际遇与安享。

晨曦中,在悠悠向前的紫色云烟下,凝视母亲钟情的那片菜地,绕着村庄小路走向那条依山蜿蜒的小河,让晨露打湿鞋帮,登上不远处的小山看清醒来的远

方。唉,家乡陈旧的一切,居然那么赋有诗意,可能这就是残缺不全而又令人神往的美好,往往用尽力气拼命追求的那种生活,原本就在这平凡渐冷的角落,就在如此不起眼的乡村野趣。这一生,我们走过数不清的路,越过数不清的山岚叠嶂,踱过数不清的水流,有过无数相关的浪漫,也有过无法提及的刺骨伤痛,然而,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以慰藉我们伤痕累累的灵魂,只有故乡的袅袅炊烟可以让人了却难以企及的向往,只有父母等待的身影才可以容纳我们渐渐老去的躯体。面对难以逾越的诱惑,我们又何尝不曾想过,那些虚构的美好,其实是父母眼中无法逾越的期盼。谁会想到,这一年,是父母的高堂明镜悲白发,是父母的青丝疏璃不从前,是父母皱纹逐渐老去的江湖,才留下了你等待的另一片雪花,才留下了你心中那缕千百年的星光。

烟火人间,故乡的云烟正在默默地疏散,父母的影子正悄悄变得单薄,虽然村庄一隅那处静卧的院子很小,虽然寒意中父母的唠叨逐渐陷入寂寞,然而,正是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朴素,让我们知道了,这一年所有的伤痛落在了父母瘦弱的肩膀,这一年所有的辛苦与劳累染白了父母的双鬓,这一年所有的奔波劳碌,其实就是父母手中那盏不灭的灯火。人间最为最贵的幸福,原来不过是今夜的一炉火一桌菜一杯酒,让我们举起酒杯,敬明净不眠的青山绿水,敬归途的风雨烟云,再敬父母的双鬓白发和年华老去的佝偻,最后伴着子夜的转身,让我们在酒意微醺时,将美好祝愿融入父母微笑着的那片苍老的褶皱。

